



向一棵小草致敬

胡贝利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生活总是以它独有的方式，在不经意间给予我们启示。

独自一人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忽然乌云密布，雨越下越欢，让人心中愈加烦闷。“天真冷……”我忍不住地抱怨。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被一株小草吸引。它孑立于路边一块石头的缝隙间，羸弱的身躯在风雨中摇曳，俨然扬起一面率先报告春消息的旗帜，和脚下潦倒寂寞的枯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次风雨的侵袭，都似乎是在考验它的意志，而它却以一种倔强的姿态，顽强地抵抗着。那一颗细细的嫩绿的头颅始终不肯低下。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它无声的呐喊，感受到了它生命的力量。

这株小草，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自然界中，它无疑是渺小的存在，没有高大的身躯，没有娇艳的花朵，甚至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然而，正是这样一株微不足道的小草，虽无奇香艳色，却有顽强的身躯挺直站立，在风雨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那次雨中漫步后，我的生活似乎被赋予了新的色彩。我开始更加留意身边的每一个细节。渐渐地，办税大厅柔和灯光里闪烁的人影、轻触键盘的咔嚓声、云层的慵懒日光，都慢慢地流入我的心潭，成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温暖。那株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小草，已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每每想起，总会使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让我蓦然有了一次自我发现和成长的体验。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但我们应该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

我在心里向一棵无名的小草致敬！

遗落凡间的鱼

梁艳飞

她穿越黑暗的地下河，停在一处洞口。她被眼前水洗般的河流吸引了。自小时，母亲就告诉她，这里是每一条鱼都想去的远方。

母亲果真没有骗她。这条河流美丽极了，像一颗珍珠，闪闪发光。

她出生在黑暗的地下河。少时，她每天在阴暗窄小的地下河水里游来荡去，捕食，玩耍，却也无忧无愁。

长到一定年龄，母亲开始教她知识，孟孟之道、三字经、诗经、风土人情，让她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最喜欢庄子《逍遥游》中的这一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她幻想自己是遗落凡间的北冥之鱼，在某日，化而为鸟，其羽翼在高高的天空如云朵铺开。

母亲还说，河流那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阳光微笑着奔赴水面，雨滴在河面轻轻弹跳，白雪深情地躲进河水的怀里。有时，会有一艘灰暗的乌篷船在河里划过。河岸有行人，有鸟雀，有卖板栗的父亲，有被母亲追着跑的小孩子……

拉回思绪，今天的她已长大，稳稳站在洞口，见到了这条河流。河水轻柔清澈，温婉婷婷，如故人从她眼前流过。阳光落在水面，泛滥成银色波光，像无数细小的鳞片披在赤裸的水面。天空浅蓝辽阔，白云随处散落，对岸青山隐隐绵延，庄稼挤满田地。河堤两侧高楼林立，樱树樟树李树依依相诉。到了晚上，月亮喜欢垂下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

这时，她猛然跃下，一头扎进河流。她又一次想到自己是一尾遗落凡间名为鲲的鱼。她极力伸展开尾巴，轻巧地摇摆，在河水里尽情地游荡。

转眼已是傍晚，落霞映红了西边半边天。见时间不早，她准备动身回家。朦胧中，她发现河岸水边有不少人的倒影。灰暗的倒影，三五成群，四六而聚，每人手中握有长长的线。她不知这些人类在河边做什么。也许，是河流太美了，像她一样喜欢河流。

这时，她发现有东西静静地浮在水中。每处灰暗的倒影手中长长的线的尽头，都挂有东西，正发出诱人的甜香。这正是自己喜欢吃的美食，令她顿觉饥肠辘辘。

她再次仰望了一眼天空。蓝色的天空干净温暖，白云乖巧地静静地看着她。接着，一个猛子潜到水深处，而后，转身，轻摆尾巴，向水中灰暗的倒影游去，向悬浮在水中的一处美食游去。越来越近，五寸，三寸，一寸，她张开嘴，深深地有力地擒住……

小小说

凿月记

刘向阳

从县城回来后，宝国几乎不出门。偶尔有人问及考试，要么避而不答，要么躲得远远的。宝国家门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和稻田，屋后紧挨着大山，山中遍布杉木南竹。

一天，父亲把宝国叫到山脚下挖池子。

“这是干吗？”中午的太阳很毒，宝国睁不开眼。

“养鱼。”父亲挥动锄头。山雀扑棱棱地飞上天，汗珠子亮晶晶。

“这里能养鱼？”宝国一边想着，一边挑土到对面橘树林。

晚上，父亲拍拍宝国的肩，“快看，鱼在池子里跳呢！”父亲指着窗外。

“怎么会呢？”宝国跑向屋外，只见辽阔天幕下，白天挖的小坑里有一碟清水，晃着弯弯的月牙，像一尾发光的鱼。

父亲指着那一抹光，说：“咱们给月亮凿了个窝，干脆就叫月亮塘吧。”

宝国和父亲开始了月亮塘的挖掘。先刨表皮，土质松软，越往深处走，砾石夹杂，一锄下去冒火星，震得虎口发麻。一旦遇到“硬骨头”，父亲就会采用迂回战术——剥离外围土石，一撬松之。

很快，月亮塘初具

雏形。山水漫漫，须搭桥板施工。三根杉树平行捆绑，钉上钉子，即桥板。父亲往深处掘进，宝国负责出土。宝国挑担上梯，行至桥板中央，颤巍巍晃动，往后退不得，只有往前挪。孰料脚底打滑，跌入池子里，泥浆蹭到了身上。

“不挑了！”宝国揉着痛处，眼泪纷飞。

父亲暖一眼宝国，一声不吭地挑起了担子。“分数快出来了吧？”

“分数”像一枚定时炸弹，刺激着宝国脆弱而敏感神经。他很快爬起来，抢过担子，抬腿直上。

在父子俩的不懈努力下，池子已高出人头，约三分之一操场大，呈半圆形状。只要有水，就能养鱼了。

高考成绩揭晓，宝国名落孙山。宝国没跃过“龙门”。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哭湿了枕头，任母亲喊哑喉咙也不开门。次日早上，父亲去县城打工挣钱，供宝国复读。父亲知道他不甘心。

春雨绵绵，月亮塘蓄了水。父亲买一些小鱼放进池子里，然后继续到城里爬脚手架。他的脸庞变黑了，背更驼了。宝国复读补课，比以往学得更扎实。

又一年高考，宝国考完自信满满地步出校门。回到家里，宝国兴奋地跑向月亮塘。放干水后，池里除了一些小鱼

虾、螃蟹、泥鳅、一条大鱼也没有。

“鱼溜了。”父亲站在田埂上，双手撑腰，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池子三面临山，一面必须深挖基脚砌挡墙，还要做排水沟。要存鱼，就得砌挡墙加固。”父亲心中有曲直，砌墙里手。宝国搬石头，拌水泥砂浆。打下五十厘米基脚后，父亲垒砌石墙。过了二十多天，挡墙砌好了，一半深埋泥土，一半兀立在外。月亮塘总算竣工了。

高考成绩公布了，宝国超出分数线四十分，扬眉吐气。

数年后的中秋节，宝国携妻儿回家团聚。

父亲双手撑腰，安排宝国捞鱼，“拣最大的捞！”池里水浅，宝国举起竹篓子，浑水乱摸，罩到一条六斤多的大草鱼。

孙子望着月亮塘，高兴地说：“爷爷，天上个月亮，池塘也有月亮。”

“池塘是给月亮凿的窝。”月辉如水洒满大地，父亲给孙子讲凿月的故事。

一团米饭，在琅勃拉邦

谭清红

至今，还是千年前的竹篓香
盛着热乎乎不变的虔诚
在鸡鸣前最空净的时辰
披一方绶带，静静地
跪生成一条长长的
代代相传的等待

至今，还是千年前的袈裟金
挎着“佛空”的铜钵
在每一个冲破黑暗的黎明
赤脚轻点尘世，受施一羹一瓢
或反施于街边一只大篓

琅勃拉邦
没有乞丐，只有布道
一团米饭
滋养人僧佛，凝结天地人

（注：琅勃拉邦，老挝古城，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城市。）

雨点（外一首）

刘闰冰

雨是地上走出去的
从天上落下来
就有了分量

一遇见它
庄稼们纷纷开始
歌唱

雷鸣

半夜里
响起排山倒海的
雷声

我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有人看见电闪
就胆战心惊

2025蛇年春联

李度

（一）

喜看银蛇从雪舞；
还迎雨雨自春来。

（二）

山舞银蛇，报春有我；
门紫紫气，积福人家。

罗湘龙

（一）

笔走龙蛇书福禄；
春邀麒麟送吉祥。

（二）

平安二字莲香润；
和顺一家喜气盈。

小小说

染发

谭丽彬

贺娟爱美，主要表现在她的那一头秀发上。

发量多，发丝顺滑柔亮。时而扎着马尾，走路一甩一甩的，充满朝气；时而披散着，耳边更换着不同色的发夹，秀发飘逸，显得温婉婉约；有时还烫成卷，满头大波，像个洋妞；还会在一年内染一次颜色，她最喜欢浅棕色带点灰白，更衬得皮肤白嫩细腻。她为了一头秀发，花了不少心思。

在同事的眼里，贺娟的头发是出彩的，也是大伙儿口中经常羡慕的话题。

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两鬓冒出了些许白发，心里陡生惊慌。自己才40岁，就开始长白头发了，有点心烦意乱。

于是，她寻找各种秘方。听说吃芝麻丸可以防止长白发，就下本钱买了十几瓶黑芝麻丸。吃了大半年，白发还是依然地往外冒。又换成吃黑豆粉黑糊糊，还是不管用。

以前染发是爱美，每年染一次，现在倒好，每两个月就得去染发一次。要不，白发蹭蹭地往外冒，长了白发的脑袋感觉人老了好多岁，令人心情不好！

因长白发的原因，贺娟再也不觉得自己年轻漂亮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爱折腾秀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贺娟还是每两个月去染一次头发。

有一天，贺娟生病了，发低烧，连烧二天也不退，就去医院看病。做了一大堆检查，打了点滴，也吃了药，还是不退烧。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住了五天院，低烧还是不退。主治医生就抽血做

标本，送到省城医院去培植，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家人都心疼她。一直烧了七天，愣是没好，已经瘦了七八斤，最让人不放心的是还没有找到发烧的根源。

主治医生也有点犯难了，每天早上第一个就去她的病床问诊，对她特别关心，好像生怕出什么幺蛾子，自己担待不起。

医生姓方，名华。他俊朗的外表下，似乎隐藏一颗忧郁孤独的心。

原来，方华的妻子前阵子因乳腺癌去世了，家里还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每天既当爹又当妈。

哎，人生在世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受苦的。贺娟想着自己的病老不好，也产生了消极情绪。

这已经是方医生第十天来问诊了。看到病床上贺娟一头茂密浓厚的头发，突然问，你经常染发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提问，贺娟怔怔地望着方医生说，是呀！你怎么看出来的？

方医生表情凝重地说，我是凭着感觉看出来的。你是一个爱美的人，人到了四十岁，有的人就会长白头发了。女人爱美，就会经常去染白头发了。我妻子就是一位特别爱美的女性，她30岁的时候就长了白发，每个月都去染。可能她对染发剂特别敏感，后来就得病了。其实，染发太频繁，对身体健康有害，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贺娟听后，心惊胆战。以前自己每两个月就去染白发，这以后，为了身体健康着想，不能再这样频繁了。其实人光有一幅好看的皮囊，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何用？

贺娟很快退烧了。